

加護病房的憂悲歡喜

The Joys and Sorrows in Our SICU

■ 文 | 楊惠婷 台北慈濟醫院器官移植協調護理師

在慈濟技術學院（現為慈濟科技大學）以公費生的身分畢業後，因地緣關係，我被分配到大林慈濟醫院外科加護病房工作，3年期間遇到兩次跟器官捐贈與移植有關的個案。

一次是學姊帶著我做腦死判定的經驗。因為那時候什麼都不懂，只能在旁邊看著學姊一直在忙，到下班後學姊才有時間為我解釋說明：那一床是要做器官捐贈的大愛捐贈者，需進行抽血檢驗及相關檢查來判定器官能否捐贈。

第二次是病人接受肝臟移植，看著資深學姊們忙進忙出的紫消房間及各項衛材，病人術後來到加護病房觀察，以最高的防護原則提供照護。因為當時我在照顧的是一位需要接觸性隔離的病人，所以我都沒有靠近肝移植病人的床位，以免發生感染。這兩次經驗成為我心中的一顆種子，也思考著下一次的緣分什麼時候到來……



公費三年服務期滿，我覺得自己還年輕，想要到北部的大醫院看看，所以提出轉調來到台北慈濟醫院，同樣選擇外科加護病房服務。

在加護病房的工作，讓我體認到沒有人可以預料是明天先到還是無常先來。曾經遇過家屬因為捨不得病人受苦，主動向主治醫師提出拒絕治療的想法。家庭會議後，我請家屬帶著奶奶最喜歡的一套衣服、襪子、鞋子前來，並通知所有家人來醫院，在協助家人們完成四道人生後，我們將升壓劑關閉，過幾分鐘後奶奶便離世了。因為與奶奶相處了一陣子，在協助遺體護理時我也忍不住掉下眼淚，我告訴奶奶：「現在已經沒有病痛了，您要跟好菩薩去修行



哦。」送奶奶離開病房返家時，家屬牽著我的手說：「謝謝妳，讓我們所有家人都來醫院向媽媽道別，也謝謝你讓我媽媽穿上她最喜歡的衣服，而且把她的頭髮整理得很漂亮。」

每一次家屬對我的感謝，都會令我非常難忘，每一次的生離死別，都讓我感受到善終的重要。

也曾經有一位顱內動脈瘤破裂的病人，經過一個星期的治療仍沒有好轉，醫師召開家庭會議說明病人清醒的機會不高，並建議考慮安寧緩和醫療，社工師此時也提出除了安寧善終，還有器官捐贈的選擇。家屬思考後，隔幾天同意器官捐贈。看著社工師、器官捐贈協調師向家屬解釋器官捐贈的流程，也細心詢問家屬的每一個想法及問題，持續的溝通與關懷，讓我深刻體會到雖然現今醫療無法將每一位病人醫治成功，但我們可以救治家屬的心。而同時社工師及器官捐贈協調師也準備了很多文具用品，原來是要為病人及家屬彼此留下紀念，也帶領家人一同完成道謝、道愛、道歉、道別。

而加護病房有另一床病人幸運地準備接受腎臟移植，這位女士說：「我從 20 歲就開始洗腎，也排隊換腎排了十幾年，一度都要放棄等待，覺得應該就洗一輩子了。真的很感恩那位大愛捐贈者，也很感恩他的家人做出這麼艱難的抉擇，讓我可以有接受腎移植的機會，讓我可以重生，我一定會好好珍惜。」

我想要成為器官捐贈協調師的原因，除了可以圓滿病人及家屬的四道人生外，也希望可以幫助等待器官移植的個案獲得重生的機會。期許自己可以為病人及家屬在最後一哩路上，除了協助安寧療護、末期善終完成四道人生之外，也可以推廣及實踐器官捐贈，賦予生命更加積極的意義。